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

且說張、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，即行將龐昱帶上堂來。包公見他項帶鐵鎖，連忙吩咐道：「你等太不曉事，侯爺如何鎖得？還不與我卸去！」差役連忙上前，將鎖卸去。龐昱到了此時，不覺就要屈膝。包公道：「不要如此。雖則不可以私廢公，然而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，你我乃年家弟兄，有通家之好，不過因有此案，要當面對質對質，務要實實說來，大家方有個計較。千萬不要畏罪迴避。」說畢，叫帶上父老並田忠、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，立刻提到。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。龐昱因見包公方才言語，頗有護他的意思；又見和容悅色，一味地商量，必要設法救他：「莫若他從實應了，求求包黑，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輕裡改正改正，也就沒了事了。」想罷，說著：「欽差大人不必細問，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作成，此時後悔也是遲了。惟求大人筆下超生，犯官感恩不盡！」包公道：「這些事既已招承，還有一事，項福是何人所差？」惡賊聞聽，不由的一怔，半晌，答道：「項福乃太守蔣完差來，犯官不知。」包公吩咐：「帶項福。」只見項福走上堂來，仍是照常形色，並非囚禁的伴子。包公道：「項福，你與侯爺當面質對。」項福上前，對惡賊道：「侯爺不必隱瞞，一切事體，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。侯爺只管實說了，大人自有主見。」惡賊見項福如此，也只得應了是自己派來的。包公使叫他畫供。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。畫招後，只見眾人證俱到。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廝認，也有父認女的，也有兄認妹的，也有夫認妻的，也有婆認媳的，紛紛不一，嚎哭之聲不堪入耳。包公吩咐，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，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。包公便對惡賊道：「你今所為之事，理應解京。我想道途遙遠，反受折磨。再者到京必歸三法司判斷，那時難免皮肉受苦。倘若聖上大怒，必要從重治罪，那時如何展轉？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，倒覺得爽快。你想好不好？」龐昱道：「但憑大人作主，犯官安敢不遵？」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，虎目一瞪，吩咐：「請御刑！」只這三個字，兩邊差役一聲喊，堂威震嚇。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劍抬至堂上，安放周正。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，露出金煌煌、光閃閃、驚心落魄的新刑。惡賊一見，膽裂魂飛，才待開言，只見馬漢早將他丟翻在地。四名衙役過來，與他口內銜了木嚼，剝去衣服，將蘆席鋪放（惡賊哪裡還能掙扎），立刻捲起，用草繩束了三道。張龍、趙虎二人將他抬起，走至劍前，放入劍口，兩頭平均。此時馬漢、王朝黑面向裡，左手執定刀靶，右手按定刀背，直揪座上。包公將袍袖一拂，虎項一扭。口說「行刑」二字。王朝將彪軀一縱，兩膀用力，只聽咔嚓一聲，將惡賊登時腰斬，分為兩頭一邊齊的兩段。四名差役連忙跑上堂去，各各腰束白布裙，跑至劍前，有前有後，先將屍首往上一扶，抱將下去。張、趙二人又用白布擦抹劍口的血跡，堂階之下，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並田婦村姑見劍了惡賊龐昱，方知老爺赤心為國，與民除害，有念佛的，有趁願的，也有膽小不敢看的。

包公上面吩咐：「換了御刑，與我將項福拿下！」聽了一個「拿」字，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把住。此時這廝見劍了龐昱，心內已然突突亂跳；今又見拿他，不由的骨軟筋酥，高聲說道：「小人何罪？」包公一拍堂木，喝道：「你這背反的奴才！本閣乃奉命欽差，你擅敢前來行刺，行刺欽差，即是叛朝廷，還說無罪？尚敢求生麼？」項福不能答言。左右上前，照舊剝了衣服，帶上木嚼，拉過一領粗席捲好。此時狗頭劍已安放停當。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，擦抹御劍，打掃血跡，收拾已畢。

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倒，稟道：「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，誰知蔣完畏罪，自縊身死。」包公聞聽，道：「便宜了這廝。」另行委員前去驗看。又吩咐將田起元帶上堂來，訓海一番：「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，以致生出此事，以後家門務要嚴肅，並叫他上觀音庵接取妻子；老僕田忠替主鳴冤，務要好好看待他；從此努力攻書，以求上進。所有駝轎內細軟，必係私蓄，勿庸驗看，俱著田忠領訖。又吩咐父老：「各將婦女帶回，好好安分度日。本閣還要按戶稽查花名，秉公放賑，以抒民困，庶不負聖上體恤之鴻恩。」眾人一齊叩頭，歡歡喜喜而散。老爺立刻叫公孫策打了摺底看過，並將原呈招供一齊封妥，外邊夾片一紙，請旨補放知府一缺，即日拜發，齎京啟奏去了。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，放賑，真是萬民感仰，歡呼載道。

一日，批擢回來，包公恭接。叩拜畢，打開一看，見硃批甚屬誇獎：「至公無私，所辦甚是。知府一缺，即差揀員補放。」包公暗自沉吟道：「聖上縱然隆眷優渥，現有老賊龐吉在京，見我劍了他的愛子，他焉有輕輕放過之理。這必是他別進讒言，安慰妥了，候我進京時他再擺佈於我。一定是這個主意。老賊呀，老賊！我包某秉正無私，一心為國，焉怕你這鬼鬼祟祟。如今趁此權衡未失，放完賑後，偏要各處訪查訪查，要作幾件驚天動地之事，一來不負朝廷，二來與民除害，三來也顯顯我包某胸中的抱負。」誰知老爺想到此地，下文就真生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。

你道是何事件？自從包公秉正放賑已完，立意要各處訪查，便不肯從舊路回來，特由新路而歸。一日，來至一個所在，地名草州橋東，乘轎慢慢而行。猛然聽的咯吱一陣亂響，連忙將轎落平。包興下馬仔細看時，雙桿皆有裂紋，幸喜落平實地，險些兒雙桿齊折，稟明包公，吩咐帶馬。將馬帶過，老爺剛然扳鞍上去，那馬哧的一聲往旁一閃，幸有李才在外首墜鐙，連忙攏住，老爺暗想：「此馬隨我多年。它有三不走：遇歹人不走，見冤魂不走，有刺客不走。難道此處有事故不成？」將馬帶住，叫包興喚地方。

不多時，地方來到馬前，跪倒。老爺閉目觀瞧，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，手提一根竹竿，口稱：「小人地方范宗華，與欽差大人叩頭。」包公問道：「此處是何地名？」范宗華道：「不是河，名叫草州橋。雖然有個平橋，卻沒有橋，也無有草。不知當初是怎麼起的這個名兒，連小人也鬧的納悶兒。」兩旁哀喝：「少說！少說！」老爺又問道：「可有公館沒有？」范宗華道：「此處雖是通衢大道，卻不是鎮店馬頭，也不過是荒涼幽僻的所在，如何能有公館呢？再者也不是站頭……」包興在馬上著急，道：「沒公館，你就說沒公館就完了，何必這許多的話？」老爺在馬上用鞭指著，問道：「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？」范宗華回道：「那是天齊廟。雖然是天齊廟，裡面是菩薩殿、老爺殿、娘娘殿俱有，旁邊跨所還有土地祠。就只老道看守，因沒有什麼香火，也不能多養活人。」包興道：「你太嘮叨了！誰問你這些？」老爺吩咐：「打道天齊廟。」兩旁答應。老爺將馬一帶，竟奔天齊廟。

包興上馬一抖絲韁，先到天齊廟，攔開閒人，並告訴老道：「欽差大人打此經過，一概茶水不用。你們伺候完了香，連忙躲開。我們大人是最愛清靜的。」老道連連答應「是」。正說間，包公已到，包興連忙接馬。包公進得廟來，便吩咐李才在西廡廊下設了公座。老爺帶包興至正殿。老道將香燭預備齊全，伺候焚香已畢。包興使個眼色，老道連忙迴避。包公下殿，來至西廡，入了公位，吩咐眾人俱在廟外歇息，獨留包興在旁，暗將地方叫進來。

包興悄悄把范宗華叫到。他又給包興打了個千兒。包興道：「我瞧你很機靈，就是話太多了。方才大人問你，你就揀近的說就完咧。什麼枝兒葉兒的，鬧一大郎當，作什麼？」范宗華連忙笑著說：「小人惟恐話回的不明白，招大人嗔怪，故此要往清楚裡說。誰知話又多了。沒什麼說的，求二太爺擔待小人罷！」包興道：「誰來怪你？不過告訴你，恐其話太多，反招大人嗔怪。如今大人又叫你呢。你見了大人，問什麼答應什麼，不必嘮叨了。」范宗華連連答應，跟包興來至西廡，朝上跪倒。

包公問道：「此處四面可有人家沒有？」范宗華稟道：「南通大道，東有榆樹林，西有黃土崗，北邊是破寨：共有不足二□家人家。」老爺便著地方抗了高腳牌，上面寫「放告」二字，叫他知會各家，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申訴。范宗華應「是」，即抗了高腳牌，奔至榆樹林，見了張家，便問：「張大哥，你打官司不打？」見了李家，便問：「李老二，你冤枉不冤枉？」招的眾人無不大罵：「你是地方，總盼人家打官司，你好訛錢！我們過的好好清靜日子，你找上門來叫打官司。沒有什麼說的，要打官（觀）音寺兒，就合你打。什麼東西！趁早兒滾開！真他媽的喪氣！你怎麼配當地方呢，你給我走罷！」范宗華無奈，又到黃土崗，也是如此，被人痛罵回來了。他卻不怕罵，不辭辛苦，來到破寨地方，又嚷道：「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，有冤枉的沒有？只管前去申冤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聽有人應道：「我有冤枉，領我前去。」范宗華一看，說道：「哎喲！我的媽呀！你老人家有什麼事情，也要打官司呢？」

誰知此位婆婆，范宗華他卻認得，可不知底裡，只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，別的不知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

殉難，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宮來，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，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。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，哭的二目失明。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，當時眾人俱叫他「剩飯」，正在秦府打雜，為人忠厚老實好善。娘娘因他愛行好事，時常周濟賞賜他，故此范勝受恩極多。後來秦鳳自焚身死，秦母亦相繼而亡，所有子孫不知娘娘是何等人。所謂「人在人情在、人亡兩無交」。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，故此離了秦宅，無處棲身。范勝欲留他在家，娘娘決意不肯。幸喜有一破窯，范勝收拾了收拾，攙扶娘娘居住。多虧他時常照拂：每遇陰天下雨，他便送了飯來。又恐別人欺負她，叫兒子范宗華在窯外搭了個窩鋪，坐冷子看守。雖是他答報受德受恩之心，哪裡知道此位就是落難的娘娘。後來范勝臨危，還告訴范宗華道：「破窯內老婆婆，你要好好侍奉他，當初是秦總管派人送到家中。此人是有來歷的，不可怠慢。」這也是他一生行好，竟得了一個孝順的兒子。范宗華自父亡之後，真是遵依父訓，侍奉不衰。平時即以老太太呼之，又叫媽媽。

現今娘娘要告狀，故問：「你老人家有什麼事情，也要告狀呢？」娘娘道：「為我兒子不孝，故要告狀。」范宗華道：「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。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，今兒忽然又告起兒子來了。」娘娘道：「我這兒子，非好官不能判斷。我常聽見人說，這包公老爺善於判斷陰陽，是個清正官兒，偏偏他總不從此經過，故此耽延了這些年。如今他既來了，我若不趁此時申訴，還要等待何時呢？」范宗華聽罷，說：「既是如此，我領了你老人家去。到了那裡，我將竹杖兒一拉，你就跪下，好歹別叫我受罪。」說著話，拉著竹杖，領到廟前。先進內回稟，然後將娘娘領進廟內。

到了公座之下，范宗華將竹杖一拉，娘娘連理也不理。他又連拉了幾拉，娘娘反將竹杖往回裡一抽。范宗華好生地著急。只聽娘娘說道：「大人吩咐左右迴避，我有話說。」包公聞聽，便叫左右暫且退出。座上方說道：「左右無人，有什麼冤枉，訴將上來。」娘娘不覺失聲道：「噯喲！包卿！苦煞哀家了！」只這一句，包公座上不勝驚訝。包興在旁，急冷冷打了個冷戰。登時包公黑臉也黃了。包興暗說：「我……我的媽呀！鬧呵，審出哀家來了！我看這事怎麼好呢？」

未識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